

奇蹟的一天

「喂？老婆啊。對，我到了。幾點喔？中午左右吧。嗯，好，掰掰。」蓋上皮套前，我瞄了下時間，上午十點十七，然後放進牛仔褲後口袋。

老家門鎖咔嚓一聲，進門關門，頭朝客廳方向一轉，爸在。

爸在？

「豪揚。」

一樣禿頭缺上排牙，嘴裡叨根長壽。一樣穿著白色汗衫，土色短褲，雜牌黑拖。手裡拿著長尺在抓背部的癢，一如往昔。

「爸……」

爸。爸。爸。

「要吃餅嗎？」

爸抬了抬下巴，指向眼前白折桌上那餘半桶的巧克力捲心酥。

思維短路，雙腿卻自動前進。我緩緩抽出一根捲心酥，斜眼望向爸在看也沒在看的政論節目，再轉眼凝望著爸。

「雅琪沒來啊？」

「肚子，」我愣了一下才回答。「肚子大了，出門不方便。」

「喔喔，原來是這樣啊！太好了！好好照顧她，想吃甚麼就買，別省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爸熄掉菸，把長尺從汗衫中抽出，把尺上的膚屑吹進垃圾桶，拍了拍短褲，起身。

「餓了沒？」

「有點。」我呆看著他，還沒回神。

「走。去吃牛肉麵。」

爸裝上假牙，拿起門邊的半罩黑色安全帽。我猶豫片刻，把捲心酥插回去，拿起另一頂藍色西瓜皮，隨他進了電梯。三面環鏡，我呆看著鏡中清清楚楚的他。他微笑，沒多說甚麼。

打開一樓白鐵大門，外頭停著那輛不知報廢多少年的山葉五十。爸啥時買的了？十五年前？二十年前？從哪冒出來的？還能動？載得動兩個成年男人？踩，踩，踩，引擎嘟嘟嘟，白煙撲撲如章魚噴墨，路人似不介意，就連樓下好八卦的雜貨店老闆都沒朝我們瞧上一眼。上車，小五十用懷念的速度緩緩前行，像老邁的運動員在尋求人生最後的榮光。我扶著後面的把手，聞著爸身上的菸味，眼前逐漸模糊。

兩手顫抖，慢慢放開把手，我環住爸的腰，臉貼緊爸的背，盡力不讓自己哭出聲。家訓：男兒有淚不輕彈，但爸背部的淚痕卻叛徒似的不停不停擴散。爸一句話沒說，默默騎車。

內江街到底，左轉漢中街，途經成都路，我吸了吸鼻張開眼，眺見遠處原該開闊的視野，卻出現了一棟早該消失的長形建築，擋住了中山堂。這一刻，我似乎明白了甚麼，卻也更加的不明白。

所以，要去的地方應該不是桃源街。

車往福星國小的方向走，我知道要去哪了，當然知道，怎麼可能不知道，他是陪我度過了三十年人生的爸啊！

機車停妥，我們走進鄭州路三十八巷，或老台北都知道的塔城牛肉麵街。數不清的匆忙的計程車司機、貨車司機、工人、學生在這個傳說販賣馬肉、海龜肉、袋鼠肉的肝炎街上喧嘩、走動。混了煮麵湯、果汁、免洗筷、筷袋的泥水啪嗒四濺。蒼蠅狂歡飛舞，不時站在牛油山、酸菜山及一袋袋果汁上搓手祈禱。沒變，一點都沒變。

「中的還大的？」爸問。

家訓：男人不點小碗。

「中的。」用手背抹了抹臉，到一旁把鼻涕擤進泥水中，老闆娘白了我一眼，我尷尬笑了笑，回去坐在正在剝蒜皮的爸旁。

「很久沒來吃了吧？」將蒜根吐在地上的爸說。

「太久了。」我吸吸鼻。

「雅琪幾個月了？」

「再兩個月生。」

「差不多九月底？那跟你一樣耶。」

「聽說第一胎可能會晚一點。」

「男的？」

「女的。」

「很好啊，你要當爸爸了，」爸拍拍我的肩，「也差不多了。」

「對啊，比你晚好幾年。」

「現在都晚生。我們那年代啊，我算晚婚了。」

「燒喔！」麵咚一聲放在我們面前。

「先吃吧，餓了，小心燙。」爸咻咻吃麵吃肉。我拆開筷袋，夾起麵吹吹，放入口中；夾起肉吹吹，放入口中。沒變，一點都沒變。

「之前我帶一對夫妻去吃牛肉麵，」我說，「他女兒很小，才兩三歲，麵條掉桌上，撿起繼續吃，她爸媽居然沒說甚麼。那麼小耶，都不怕拉肚子。」

「你小時候就不行，腸胃差，容易拉肚子，沒辦法喝牛奶，都要另外煮粥給你吃。」

「那是因為我有乳糖不耐啦，跟你講過啊。」

「是喔，忘了。」

「亞洲人很多都這樣，沒辦法吸收乳糖，所以說比較適合喝豆漿。」

「我就不會拉。」

「你哪不會。」

「要喝很多才會。」

「那就一樣。」

「你啊，就是遺傳你媽那邊。她氣喘，身體很差。你是腸胃不好。」

「心臟不好還不是遺傳你的。」

「那是你阿公傳下來的。」

「對啦對啦，你都很強壯。」

「我一直都有練啊。高中車禍，一台車把我撞飛，飛好遠，我落地滾幾圈，拍拍沙土站起來。衣服有破，人一點傷都沒有。開車的小姐嚇傻了，我還去要她的電話。後來見過幾次面，交往了幾年。」

「老講那些五四三，你菸還是要少抽啦。也不要都吃肉，青菜水果要吃。」

「菜吃起來就沒甚麼味道。」

「不是這樣說……」想想，訓他幹嘛呢我，以前就是這樣，所以我們才會聊不了幾句話。「反正，你身體自己要顧啦。」我忍住，沒念他吃心臟藥的事情，也沒那必要了其實。

「好啦好啦。」

沉默了一陣，一如既往。

爸起身，結完帳去對面飲料攤。我趁這時候拿出手機，朝爸的背影拍了幾張照。不知怎的，螢幕裡的景象有點灰，有點黃。收起前，我瞄了一眼右上角的時間，一樣，上午十點十七。

爸買了兩包酪梨牛奶回來，拿了一包給我。父子默默喝光。

「那，」爸開口求和，「等一下有想去哪裡嗎？」

我不知道能去哪，搖了搖頭。

「不然去看電影怎麼樣？」

「看哪一部？」

「給你猜，」爸微笑。

騎回西門町。中華路因商場出現的關係變窄了。路過圓環天橋時，我注意到在場只有我們帶著安全帽。不，只有我，爸不知甚麼時候已經脫掉了。相較於午餐前，爸頭髮中空的地方已不明顯。

拐進成都路，經過紅樓戲院、大世界戲院，國賓到了。

「你先去買票，我去買點東西。這裡有一千，看還有沒有想吃甚麼，去買。」

千元鈔上的蔣公對我微笑。

我抬起頭，本日上映：《蝙蝠俠 3》。

買完票後過馬路，我去世運買了兩塊倫敦糕，小時附近腳踏車攤販都叫這白糖糕。出店門往對面看，大世界在演《鼠膽龍威》、《熱帶魚》跟《九月懷胎》，當時聲望如在峰頂的休葛蘭不久後因買春事件而化為落石，撞碎在谷底。

回到國賓戲院樓下，爸提著一袋東西在等我。

「你猜我買了甚麼？」就位前，爸問我。

我知道答案，卻問：「你買了甚麼？」

爸笑瞇瞇從袋裡拿出一隻烤大雞腿。

「來，你吃。太貴了，亂漲價，只買一隻給你。」

跟從前一樣。

燈滅，我用力眨眼，眉心的酸楚卻揮之不去。一板二，我把棒腿的部分塞給爸。爸起先不收，我堅持，他只好拿。隔了很久，中間幾度確認我心意已決後，爸才開始啃。

「這集喔，主角跟導演都換人了。這個比較不會演，你看那個表情，不對嘛。蝙蝠俠喔，就是應該要……」

爸壞習慣，看電影囉囉嗦嗦，有時批評，有時講解，好像我還讀小學一樣。記得之前最後一次跟爸看的電影是《007 首部曲：皇家夜總會》，那次爸也是老毛病犯，結果前面的男學生噓他。爸悶著沒發作，我覺得丟臉。此後再沒跟爸一起看過電影。

「我以前怎麼會在意這種蠢事？應該多陪陪爸，找他一起去看電影才對。」我曾抽噎著對妻說。

「乖喔，沒事，不是你的錯，事情太突然了。」

我把頭埋進妻的胸口，她摟著我，一次又一次撫摸我的頭，猶如海水撫慰沙灘，輕輕緩緩柔柔。

這一次我學乖，沒多說甚麼，靜靜啃雞腿，靜靜擦拭眼角，弄得鏡片油膩溼滑。

「還是不難看啦，喔？」電影結束，爸對洗完眼鏡從廁所出來的我說。

「對啊，不難看。」

是因為跟你一起看。

事到如今，我卻依然說不出口。

走出戲院，午後的緩慢感逐漸籠罩整個西門町。

「還有想去哪裡嗎？」爸問。

「想吃甜不辣。」我鼓起勇氣。「東門的甜不辣。」

「是喔，」爸微笑，「那要回家拿泳褲。」

爸果真記得。

小學三年級吧，爸開始送我上 YMCA 學游泳。我沒興趣，電動好玩多了。被押著送到門口，逃不掉，只好硬著頭皮從螃蟹開始一路晉級到海馬，不知花了幾年，很緩慢，長期跪坐打電動致腳掌內八，踢水時容易拐到自己。爸急啊，有腹肌的他想養出一個有腹肌的兒子，就開始陪我去游泳，東門游泳池。好久好久以前。

然而，出乎意料之外，爸不是騎回內江街老家，卻是西昌街上的祖厝，那為了籌措祖母醫藥費而賣掉多年的祖厝。

「去吧，我在這裡等，順便抽根菸。幫我拿一件。」爸拔下機車上的那串鑰匙交給我。

我四下張望，確認街尾小學同學家經營的鐵工廠還在，確認斜對面的郵局大樓還未動工，仍是幾間廢棄漏水、雜草叢生的破屋。左右無來人，我克制心中的

忐忑，將鑰匙插入鐵門鎖，緩緩將門推開。

穿過長廊，走後面的樓梯上二樓。更早以前前面還有個樓梯，打掉了，蓋了倉庫出租。「豪揚！這麼久沒回來！」在中國時報上班的旺叔叫我，一樣瘦高，一樣親切，跟我們租了好多年的房子，搬走時流了好多淚。「對啊！」含混回答，不確定接著該說些甚麼。他笑笑，我從他身旁走過，進了我們家。

滿滿的回憶。

前端是檜木隔成的兩間房。祖父中過風，行動沒多不便，可是自卑，蓋房時堅持自家人住的區塊一定要用檜木去隔，「耐用」，這是他的理由，也是家訓：「男子漢輸人不輸陣」，這筆債到他過世多年後才還清。

右邊是祖母的房，沒聽見動靜。走進左邊爸跟我的房，熟悉的悶味：鮮少清洗的棉被、桌下囤積的舊書報、衣櫃裡的樟腦丸、角落那疊黑膠唱片都在記憶中的位置散發出記憶中的味道。拉開抽屜，拿出一深藍一淺藍兩件游泳褲，回到樓下。

爸的蝶式依舊游得那麼好。

我的蛙式依舊游得那麼差。

我噴出鼻中的含氯消毒水，望著坐在泳池邊緣打量年輕女子曼妙身姿的爸。最後那幾年送貨曬出來的黑膚褪成了淺黃，那曾爬行於胸口到大腿之間的開心手術傷疤蜈蚣不知湧往哪去，一頭深色烏髮野草般茂盛。吃甜不辣時，我注意到爸的牙齒雖覆一層薄薄的焦油，但一顆沒少，全是真牙。

「運動完特別好吃，是吧？」爸邊吃小貢丸邊說。

「是啊。」我把豬血糕放進嘴裡，眼睛看著年紀與我相仿的爸。

「你也一段時間沒回萬華了吧。」

「一兩年吧，」我回答得很心虛，「都在忙工作。」

「還在那間外商？」

「沒有，跳出來自己接案子，時間比較自由，想說之後陪孩子方便，雅琪腰不是太好。」

「是啦，這樣比較好。有打算要多生幾個嗎？」

「她是覺得一個就差不多了。」

「沒想說生兩個作伴？」

「怕太累。」

「生了就會有動力，」爸說，「你媽走了以後，我還不是這樣一個人把你帶大，還得應付你奶奶。」

「不知道，看緣份吧。」

「嗯，趁你們還年輕，彈性比較大，多想想吧。」

「好。」

要是以前就能這麼心平氣和跟爸說話有多好。

「還想去哪嗎？」

我想跟你一起吃太鼓饅頭。或者朝北醫院下面那攤紅燒鰻也不錯。對了，爸，我們還可以去逛高峰。或吃那間炒烏龍啊，離青山宮不遠那間，賣點是用烤香腸時滴下的油去炒，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炒烏龍。現在接下父親攤位在隔壁賣涼粉的凱鈴說，老闆夫妻年紀太大退休了，幾年前吧，就在你……就在你……

不能再去想。

已近黃昏，我想起妻，那將我扶起，陪我走出陰霾，為我孕育未來的妻。我不可能永遠這樣下去，我知道，我知道自己任性、不成熟，但至少今天，只要一天就好，讓我多陪陪爸吧，讓爸多陪陪我吧，再一下下就好。

「我想喝麥當勞的奶昔。」

「你不是不吃麥當勞的嗎？」

「現在想吃。」

爸笑，沒多說甚麼。擦乾身體，穿上衣服後，我上了爸的摩托車後座，抱緊他。

「兒子你今天怪怪的，哈哈。」

走桂林路，經康定路、西昌街，在西園路左轉，麥當勞西園店就在眼前。幾十年後，這裡將被孤寂老人霸佔，最後結束營業。我單點香草奶昔，爸點麥香魚餐。以前爸常帶我去吃快樂兒童餐配奶昔，我因此收集到各種麥當勞玩具，累積了滿滿一個紙箱。但後來有天我去上課，回家時整箱都被丟了。「太女孩子氣了。」總這樣，幫我開了門，之後又嫌我把門打太開。吵架啊。大吼說你收集郵票跟模型車就可以。「那才是男孩子……」反正他怎麼樣都對，我怎麼樣都不對。從此，我不再踏進麥當勞，直到今天。

慢慢喝完奶昔，不覺天色已暗，爸提議散步消化一下。於是我們在還沒出現85°C的路口左轉，進入西昌街夜市，攤販雲集，人聲鼎沸，叔伯孀娘孩子一個個粗暴地頂我的胸、踩我的腳，我享受著這令人萬分懷念的繁榮光景。還趁爸不注意，偷拍了好多照片。

夜市走到一半，爸出人意料往左拐，進入一家僅留下模糊印象的電器行。

「老鄉！」

「唷！稀客！好久沒見你帶豪揚來啦！」

「你也知道他，從小就皮，長大更皮，全台四處跑，花蓮、台南、高雄、馬祖，哪都去了。好不容易回家，沒多久又搬去三重、新莊、板橋跟那些個女朋友同居，眼裡哪有我這個做爸的！」

「哈哈，跟你一個模子嘛！你還去了日本留學咧！哪有甚麼資格講他！」

「最近生意好嗎？」

「老樣子啦，你也知道萬華這裡的人喔……」

聊幾句話之後，那位叔叔就從櫃檯底下提出一個大紙袋給爸，爸接過就帶我往外走。

「爸，你提那是甚麼？」

「等等你就知道了。」

高掛的月娘照亮了祖厝前門，那扇在日治時期曾被喝醉的警察踹破而留下了修補痕跡的木門。門鎖嘎吱嘎吱響，「得再上點油才行，」爸說。老半天才打開。迎面一道水泥梯，那早在我念小學時就拆掉的水泥梯。樓梯拐角處一扇雕鏤著雙龍搶珠的薄紅鐵門。再往上走，拉開防盜柵欄，那個養滿紅白錦鯉的大魚缸回來了。還記得那次颱風大停電，復電時鯉魚全浮水面，爸此後再也沒養。「難得你們逛這麼晚呢，」是奶奶，還沒罹患癌症及阿茲海默症的奶奶。「對啊，豪揚難得回來嘛，」我回頭，爸兩眼有神，中氣十足，衣服下的胸肌膨脹飽滿，那是天天伏地挺身三百下的成果。這樣才有體力對付你這個小毛頭啊，爸曾說。此刻的爸比現在的我還年輕。

「要吃點甚麼嗎？我去弄。」

「沒關係，媽，我們吃飽了。妳在市場忙了一天，早點休息吧。」

「豪揚，你會餓嗎？」

「沒關係的，奶奶，真的不餓。」

「好，那我就先去躺了。別太晚睡啊，看你前額頭髮這麼少，比你爸還少。」

「好。奶奶晚安。」

見奶奶轉身，我心一橫，箭步上去從後面抱住她，啞著嗓又說了好幾次「奶奶晚安。奶奶晚安。」

「有甚麼好哭的，傻孩子，奶奶不是在這裡嗎？乖，奶奶明天早點回來，買你最愛的巧克力球回來給你吃。難得回來，去跟你爸聊聊吧。」

奶奶轉身回房，而我知道，她口中的美好明天將永遠停留在觸不可及的遙遠過去。

不久，奶奶的房裡傳來微弱的鼾聲。

「來吧，豪揚，」爸興奮地說，同時把一個盒子從紙袋裡抽出來，真令人懷念，是紅白機，我想起來了，的確，我們家的第一台任天堂就是在那家電器行買的。當時我一年級，段考第一名，爸買回來獎勵我，那是我近視的起源，是我爛成績的起源，但也是我們父子這輩子最親密的時光。

「想玩甚麼？」

「坦克大戰，」我毫不猶豫。

接好 AV 端子，打開電視，插上卡帶，扳動開關。熟悉的配樂，熟悉的黃綠坦克。遊戲的目標很簡單：守碉堡，打敵人，吃寶物。以前年紀小，玩得不好，奮勇殺敵的人總是爸，但打出來的寶物都會讓給我吃，被打死了也不會生氣，說是自己技術不好。這次，我要扳回一城。

「爸，快去吃！」我打出寶物，要爸去吃，他有點不甘願。「快啦，離你比較近，不然會不見。」爸勉為其難吃了，但不甘示弱，換他衝前面，打出了寶物要我吃，「豪揚快，」爸賊賊地說，「不然會不見喔。」呸，一比一。接下來，父子倆完全不顧碉堡，橫衝直撞，應有的合作成了競賽，老天有眼，碉堡一次又一

次被滅，我們的成績比從前最慘的時候還慘，試了幾次都一樣。

「兒子，你怎麼長越大越不會玩啊，」爸笑說。

「唉唷，還不是你都搶攻。」

「欸欸欸，別只顧著檢討我，也要想想自己。」

「哪有這種事，當人家爸爸的，責任要一肩扛起啊，這是家訓吧。」

「真敢講，你現在年紀比我大耶，長幼有序，要扛也是你扛吧。」

爸果然知道。

不過想想，為什麼我非得跟他爭個不停呢？退一步不行嗎？於是我改輔佐，幫他擊倒那些他太專注於主要目標而忽略的其他敵人。計策很順利，父子合作無間，順利通過一關又一關。是啊，我怎沒早點發現？如果我沒有跟他吵那一次架，如果我沒有賭氣搬離家，如果我多打幾通電話關心他，那麼或許雄性生物互相競爭的本能、兒子一定要超越父親的宿命，可以有更好的結局，而不是……

而不是……

天，慢慢地亮了。

爸不停操作搖桿的雙手緩了下來。

「時間差不多了，」爸忽然說。「走吧。」

「去哪？」我百思不解。

「別問了，快走吧，再晚就來不及了。你先去樓下等我，我把東西收一收。」

於是我起身，眼睛盯著奶奶的房門，百般壓抑住開門的衝動，慢慢走下樓。在樓下等了一陣，忽然想起：對了，此時不拍照更待何時。往後頭一摸，卻沒摸著手機。心裡急了，裡頭存了好幾張超音波室裡拍下的寶寶照啊。正準備上樓找，爸下來了，一把就將手機交給我。

「真是，打電動這麼認真，玩到手機掉了都不知道，讀書怎從沒見你這麼認真？好了好了，走吧。」

我頻頻回頭，有點不情願地跟著爸離開祖厝。

走啊走，我們經過一家歷史悠久的早餐店，老闆娘從我出生那年開始供餐，一路賣到八十幾歲，背部的直線成了曲線。有再去吃過，沒記憶中那麼好吃了，終究我們吃的經常不是食物，而是回憶。看到背直挺又年輕的老闆娘，剛好爸也在，其實很想買個飯糰回味一下，但爸不肯，他說：「沒時間了，走吧走吧。」我只好簡單跟老闆娘點個頭，疾步離去。

爸到底要趕去哪？

他在康定路拐彎後，忽然不見蹤影，我轉頭，不遠處是仍在營運的婦幼醫院。多年後，這裡會成為台大醫院北護分院。再隔幾年，等到一旁的老大樓蓋起，這裡就會夷為平地，我小時看病的回憶就此化為歷史中的塵埃。

我隱隱約約知道爸去了哪。

跑進護專，我穩住心神，問好正確方向，爬上樓梯。一階一階，我的胸臆隨

之一陣又一陣顫動。這不是我該見到的景象，即便我當時的確在場，但卻不應保有記憶，因為那太遙遠，只該存在父母的記憶中，直到他們的生命逝去。

護理師沒多問，默默幫我穿上藍色隔離衣，打開門讓我進去。

媽，血，臍帶，嚎啕大哭的我，嚎啕大哭的爸。醫生惱了，要趕人，爸嗚咽不止，但用手勢表達給他一些時間。情緒漸漸平復，爸對著懷裡的嬰兒說：

「豪揚，我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，但我會努力成為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我永遠都會陪著你。」

說完，爸回過頭來對一旁的我笑，年輕的臉上滿是淚痕。

「我永遠都會陪著你。」

我再也抑制不了眼淚。

爸！

爸！

「爸！」

我被自己的喊聲喚醒。

內江街老家空無一人。我趴在桌上，眼前電視開著，名嘴在講些我聽不懂的話。關掉電視擦乾眼淚，我把爸留下的東西一股腦從紙盒倒進紙袋後就鎖門回家，回到我跟妻的家。

「這麼快就回來啦。」雅琪正在念故事書，寶寶開心地在小小海洋裡手舞足蹈，肚皮湧現陣陣波浪。我看了看時鐘，剛過十二點。

「對啊，就回去拿個東西而已。」

「餓了吧？菜我都熱好了。」

「奇怪，不太餓耶。」

「在外面吃了？」

「也沒有，就是……不餓。」

我打了個嗝。

「還說沒有，我都聞到牛肉味了，偷吃湯記啊？又沒關係。怎沒多包一碗回來？」我們每次回萬華都會去吃湯記，當然是新址，第三代經營，不可能是鄭州路那邊，第一代早賣鴨蛋去了。

「沒有耶，奇怪，可能是昨天晚上吃的肉吧。」

「喔。」妻沒追問。「拿了些甚麼東西回來？」

「就一些老東西，」我邊說邊翻看紙袋，「舊的戶口名簿，我爸的除戶戶籍謄本，快遞工作證，死亡證明甚麼的。」證明上寫，爸的死亡時間是上午十點十七。想了想，我拿出手機，沒事，時間正確。

「怎麼會想回去拿？」

「也沒有甚麼特別的，就一大早醒來，忽然覺得爸的遺物老放萬華那也不好，還是拿回來整理一下看要收在哪。」

「那想好要收哪了嗎？」

「大概就疊書架頂吧。也不是會常用到的東西。」

疊好以後，我拿出手機，點開相片集，怪了，十點十七分我拍了十六張照片，照片不是全白就是全黑。

妻湊過頭來看，問：「怎麼了？在看甚麼？」她瞄了眼。「怎麼拍了這麼多空白照片？」

「也沒有，就是……」我退出相片集，正打算說明，手指一滑，不小心點進了檔案櫃，裡面出現了一個我完全沒有印象的錄音檔。

顫抖著，我把手機貼在耳邊，按下播放鍵。

眼淚，完全不顧家訓，任性落下。

我深吸一口氣，讓妻子坐下，右手摟著她的肩，左手貼在她的腹，緩緩講述我早上做了一場怎麼樣的夢。慢慢地，所有其他的聲音都消失了，只有我說的話，只有我口中的故事，如同啟發古老文明的河流般靜靜流淌。陽光從窗外灑落，水面閃閃爍爍，所有的畫面都染上了一層如夢似幻的色彩。那不存在卻又存在的一日，那不能回溯卻為我逆流的時光，那用真實與想望構築起的回憶之城，恰似一首流傳千古的歌謠，在她們心底輕輕地唱。妻湧現的淚水漸漸停歇。我輕柔而持續地撫摸她的雙眼，讓她及女兒的意識共同搭上一艘船，出發尋找夢的國度。話語越來越慢，越來越少，她們即將出航，只差一座燈塔，有了它，我的妻女才能平安歸來，回到現實人生，回到我的身旁。

我按下播放鍵，跟我的爸一同說：

「我永遠都會陪著你。」